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吳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五十九

唐

德宗皇帝

甲戌貞元十年春正月雲南擊吐蕃大破之遣使來獻捷

韋臯遣其節度巡官崔佐時齎詔詣雲南佐時至吐蕃使者數百人先在其國異牟尋令佐時衣牂牁注見服而入佐時曰我大唐使者豈得衣小夷之服異

牟尋不得已乃夜迎之佐時大宣詔書異牟尋恐懼失色歔欷受詔佐時因勸異牟尋悉斬吐蕃使者去其所立之號復南詔舊名異牟尋皆從之與佐時盟于點蒼山在今大理府太和縣西滇載記山高千餘仞有峯十九蒼翠如玉蒙氏封爲中岳神祠在山中峯之麓先是吐蕃徵兵于雲南異牟尋許發五千人與之至是遣五千人前行異牟尋自將數萬人踵其後襲擊吐蕃大破之取十六城虜其五王降其衆十餘萬遣使獻捷已而異牟尋復遣其弟獻地圖

土貢及吐蕃所給金印請復號南詔詔以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為冊使立異牟尋為南詔王（詔賜銀窠金印異牟尋北面跪受因與使者宴出元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龜茲樂唯二人在耳袁滋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子孫孫盡忠于唐異牟尋曰敢不敬承使者之命）

夏六月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卒

李抱真卒（抱真惑方士之言餌丹二萬餘丸不食而死）其子緘祕不發喪詐為抱真表求以職事授已都虞候王延貴（字居佐汝州梁人）素以義勇聞上知抱真已卒遣中使第五守進往

延齡而肆欺妄對德宗直詆開元天寶豈尚有人臣之禮哉夫

觀變且以軍事委延貴守進至謂緘曰朝廷已知相公捐館令王延貴權知軍事侍御宜發喪行服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朝廷不許緘掌事諸君意何如衆莫對緘乃發喪守進召延貴宣口詔令視事趣緘赴東都尋以延貴為節度使賜名虔休

冬十二月陸贄罷為太子賓客

裴延齡恣為詭譎處之不疑

上欲修神龍寺延齡奏同州一谷有木數千株皆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寳間求美材于近畿猶不可得今安得有之對曰天生珍材固待聖君乃出開

多矣已為荒誕而匹段雜貨更安能久瘞不腐可供支用此不可以愚三尺之童者而德宗尚欲資以聞外事闇蔽甚矣

元天寶何從得之又奏簡閱左藏于糞土中得銀十三萬兩雜貨百萬有餘請入雜庫以供別支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稱此皆每月中奏之物請加推驗不許 上亦頗知延齡誕妄但以其好詆毀人冀聞外事故親厚之羣臣畏其有寵莫敢言陸贄獨以身當之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其畧曰延齡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掊克斂怨為匪躬以靖譖服讒為盡節可謂尭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跡其姦蠹日長月滋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昔趙高指鹿為馬臣謂鹿之與馬物理猶同豈若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書奏上不悦待延齡益厚趙憬之入相也贄實

引之既而有憾于贄事見前密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之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信延齡而不直贄贄與憬約至上前極論延齡姦邪上怒形于色憬默而無言遂罷贄為太子賓客贄為相嘗奏論備邊六失以為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于兵衆力分于將多怨生于不均機失于遥制夫關東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搖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于下柄失于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于將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于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于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懐于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可

謂課責虧度矣虜每入寇將帥虛張威勢惟務徼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有司所入半以事邊間井日耗徵求日繁可謂財匱于兵衆矣夫兵以氣勢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自頃分割朔方列為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于將多矣理戎之要在于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于應敵而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遥隸神策其于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于不均矣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于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可謂機失于遥制矣臣謂宜罷諸道防秋

令本道但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
田官為收羅冠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
揮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之元帥緣邊諸鎮有
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
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弘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
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埸寧謐矣上
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　上性猜忌官無大小必自
選用一經譴責終身不收　好以辨給取人不得敦實
之士贄又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
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
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王不以辭盡人
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
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
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
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
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

租庸調變為兩税在唐時沿習歲久其勢亦難驟更贄欲改賦錢而仍徵穀絹是徒泥故册陳言而不知時勢所便且有不得不易錢而為銀者夫民生利病時在司牧者調劑而善馭之可

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則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矣上不聽 贄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一論兩税之弊畧曰舊制租庸調法天下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入無搖心而事有定制兵興以來版圖隳壞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遂失其原知簡之可從而不得其要遽更舊法以為兩税但取大歷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為定數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賦入必以丁夫為本不以務穡增其税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産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而税之立惟以資産為宗不以丁身為本由是務輕資而樂轉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業而樹居産者每困于徵求此乃誘之為姦驅之避役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供應有煩簡

斗若銀錢穀絹不過異名同實其理之不得其人皆足病民亂政贄前後奏議多違國體此則不免迂儒為並存而別白之實不害其對也

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所遣使臣意見各異計奏一定有加無除又大歷中供軍進奉之類既收入兩稅今于兩稅之外復又並存望稍行均減以救彫殘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畧曰穀帛者人之所為錢貨者官之所為也是以兩朝著令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曷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為賦者哉今之兩稅獨以錢穀定稅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勘會諸州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為布帛之數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為課績畧曰長人者罕能推忠恕之情體至公之意以傾奪隣境為智能以招萃逋逃為理化捨彼適此者既為新收而有復倏往忽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惟安居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請詳定考績若管內阜殷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口均減以減數多

少為考課等差其十分減三者為上課減二者次爲減一者又次爲如或人多流亡加税見户比較嚴罰法亦如之其四論税限迫促畧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税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望更詳定徵税期限其五請以税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于公税請為占田條限裁減租價事皆不行贄以上知待之厚事有不可常力爭之或規其太鋭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他無所恤

乙亥

十一年夏四月貶陸贄為忠州（唐置今隸四川）別駕

裴延齡譖李充張滂李銛黨于陸贄（充為京兆尹滂為鹽鐵使銛為司農卿以職事相關時證延齡之姦故惡之）會旱延齡奏言贄等失勢怨

望言天旱民流度支多欠諸軍芻糧動揺衆心其意非止欲中傷臣而已後數日上獵苑中適有軍士訴度支不給馬芻上意延齡言為信遽還宫貶贄為忠州别駕充滂銛皆為諸州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拜官不辭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之而城方與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虚得名耳前進士韓愈字退之河陽人作争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

意及陸贄等坐貶上怒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帥拾遺王仲舒字宏中并州祁人補闕熊執易崔邠字處仁武城人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上大怒欲罪之太子為營救乃解令宰相諭遣之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趨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徧拜城等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脱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哭于廷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數延齡過惡欲密論之使繁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

監軍以留後遷除為市恩之端留後即以監軍鑄印為報德之具朝廷惟其所欲恬不為怪監軍有印從此遂為例軍國元政治若此無怪乎强藩必鬨之交結橫行矣

先請上一一自解疏入上以為妄不之省尋改城為國子司業

五月以李說字巖甫淮安王神通五世孫為河東留後

河東節度使李自良卒監軍王定遠奏請以行軍司馬李說為留後說深德定遠為請鑄監軍印從之監軍有印自此始定遠自以有功于李說遂專軍政殺大將彭令茵說奏其狀定遠詣說刺之說走免定遠召諸將謂曰有勅以李景略為留後諸軍皆遷官大將馬良輔覺之麾衆不受定遠走踰城墜死

秋八月司徒侍中北平王馬燧卒諡曰莊武

冬十月橫海軍亂逐其節度使程懷直

橫海節度使程懷直不恤士卒出獵數日不歸懷直從父兄懷信閉門拒之懷直奔京師以懷信為留後

丙子十二年春正月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韋臯並同平章事諸節鎮悉加檢校官欲以悅其意也

三月以李齊運蔣王惲之孫為禮部尚書

齊運無才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每宰相對罷則齊運進決其議或病臥家上欲有所除授遣中使就問之

夏四月魏博節度使田緒卒緒尚嘉誠公主有庶子三人季安最幼公主子之緒卒左右推季安為留後

六月以竇文場霍僊鳴為護軍中尉

初上置六統軍視六尚書以處罷鎮者相承用麻紙

寫制至是文塲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

字文明鄭州滎陽人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不識陛下

特以寵文塲邪遂為著令也上乃謂文塲曰武德貞

觀時中人不過員外將軍衣緋者無幾輔國以來始

隳制度朕令用爾不謂無私若復降麻天下必謂爾

脅我為之矣文塲叩頭謝遂焚之謂絪曰宰相不能

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

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有出其門者矣

以嚴綬挺之族孫爲刑部員外郎

初上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來專意聚斂藩鎭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胡三省注折則成方轉則成圓言于常稅之外別自轉折以致貲財也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皐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肅濟源人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肅始宣歙判官嚴綬掌留務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

郎幕僚進奉自綬始綬以進奉上記其名行遷河東行軍司馬不踰年即授節度使湖南觀察使呂渭奏發永州刺史陽履贓賄三司鞫之對曰所斂物已市馬進之矣詰馬主為誰馬齒幾何對曰馬主東西南北之人今不知所之按禮齒路馬有誅故不知其齒上悅其進奉之言免官而已呂渭字君載河中人

秋七月宣武軍亂以董晉為節度使

宣武節度使李萬榮病不知事霍仙鳴薦押牙劉沐為行軍司馬時萬榮子廼為兵馬使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州宣慰軍士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

董晉從容定亂裁抑更張頗見經濟乃轉以為柔仁而別用行軍司馬挽其事權于用人機宜失之遠矣厥後宣武軍之變非朝議實激成之乎

何人為行軍司馬沐懼陽中風舁出軍士欲斫守進廼止之遂殺大將數人都虞候鄧惟恭滑州匡城人執廼送京師詔董晉為宣武節度使萬榮卒惟恭遂權軍事不遣人迎晉晉受詔即與傔從十餘人赴鎮不用兵衛惟恭以晉來速不及謀乃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既入仍委以軍政惟恭復謀作亂晉誅其黨械惟恭送京時朝議以董晉梁仁恐不能集事乃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行軍司馬以佐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擿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 陸長

源字泳吳人

八月乙未朔日食

九月以李景略爲豐州都防禦使

初上不欲生代節度使常自擇行軍司馬以爲儲帥李景略爲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鶻梅録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録爭坐次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録識其聲趨而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唐人稱侍御史爲端公耶遂就下坐坐中皆屬目于景略說益不平乃厚

賂賓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鶻將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因薦景畧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畧以勤儉帥衆二歳之後儲備完實雄于北邊

裴延齡死

中外相賀上獨悼惜之諫議大夫崔損常為延齡所薦上即以為同平章事崔損字至無元暐之從孫

冬十一月以韋渠牟述從孫為諫議大夫

上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縣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宫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司農卿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翰林學士韋執誼京兆人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實狡險掊克執誼以文章與上唱和年二十餘入翰林渠牟形神恌躁尤為上所親狎故事上生日用沙門道士講論于麟德殿既而以儒士參之渠牟朝談辯給上悦之由四門博士旬日間遷補闕至是遂為諫議大夫上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牟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款狎往往閒外所薦引咸

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

丁丑十三年春二月築方渠合道木波（九域志環州方渠縣有木波馬嶺石昌合道四鎮　環州今慶陽府環縣是　方渠廢縣及四鎮故址俱在今環縣）三城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歸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吾城已畢虜雖

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以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勝負未可知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為三各築一城踰月三城成朝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拒數日而去朝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素謂皆如其素所慮之期也

以姚南仲華州下邽人為義成節度使

初李復為義成節度使辟盧坦字保衡洛陽人為判官監軍

薛盈珍數侵軍政坦據理拒之盈珍曰盧侍御所言公我固不違也及是復卒詔以陝虢觀察使姚南仲代之盈珍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侵之必不受軍府之禍自此始矣遂潛去既而盈珍與南仲有隙盈珍欲奪南仲軍政南仲不從故有隙幕府多以罪貶有死者後上徵盈珍還盈珍遣小吏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追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遂自殺驛吏以聞上異之遂召還盈珍南仲亦入朝待罪上召見問曰盈珍擾卿邪對曰

盈珍不擾臣但壞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上默然竟不罪盈珍乃使掌機密

秋七月起復張茂宗（茂昭之弟）為左衛軍尚公主

茂宗許尚義章公主（帝之女）未成昏母卒遺表請終嘉禮上許之拾遺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上疏曰古有墨衰以從金革之事者未聞駙馬起復尚主也上曰人間多借吉成昏者卿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

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數其女孤貧無恃或有借吉從人未闋男子借吉娶婦者也上不悅命趣下嫁之期遂成昏

冬十二月以宦者為宮市使

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名為宮市其實奪之嘗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

德宗處置農夫毆宦者一事尚為近理乃既知宮市病民不急禁止轉惑于小人邪說謂游民仰以取給何憒憒乃爾

稱宮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毆宦者街吏擒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匹然宮市亦不為之改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土著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戊寅十四年秋八月初置神策統軍

時禁軍戍邊者稟賜優厚諸將多請遙隸神策其軍遂至十五萬人

九月以于頔（字允元謹七世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頔由陝虢觀察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請陞襄州為大都督府從之（上晚年益務姑息頔所奏建無不聞允頔嘗誣劾吉州刺史元洪贓罪上為之流端州頔復表洪責太重上因改洪吉州長史頔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之比詔下頔怒已解復奏署舊職初襄州有髹器天下以為法及頔驕蹇凡方帥不法者號襄樣節度　吉州唐置今江西吉安府是端州隋置今廣東肇慶府是）

徵科撫字原應並行不悖使迴

吳少誠判

少誠遣兵侵掠壽州殺鎮遏使已而復寇唐州掠臨潁陳許留後上官涚時曲環卒涚以刺史知留從遣將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朝廷以涚為節度使涚欲棄城走營田副使劉昌裔字光後太原陽曲人諫止之少誠晝夜急攻昌裔鑿城出擊大破之城由是全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賊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貶陽城為道州注見前刺史

災傷為民請命宜也設值歲稔亦必盡去其賦以為利民依古無此治體史家所載失之未詳至城自署其考自繫於獄則不免市名矯激亦太過矣甚而往業判官且載妻子逃逸官戲又可問邪

太學生薛約師事司業陽城坐言事徙連州隋置今隸廣東城送之郊外上以城黨罪人貶道州刺史城治民如治家賦稅不登觀察使數加誚讓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徵科政拙考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其賦城自繫獄判官大驚馳謁之城不復歸判官辭去又遣他判官往業之判官載妻子行中道逸去

己卯十五年春宣武節度使董晉卒軍亂殺留後陸長源長源性刻急恃才傲物軍中惡之晉卒長源知留後揚言曰將士弛慢日久當以法齊之耳衆皆懼或勸之發財以勞軍長源曰我豈效河北賊以錢買健兒

求節鉞邪軍中怨怒作亂殺長源監軍俱文珍以宋州刺史劉逸準（正臣之子）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召之逸準引兵徑入汴州衆乃定遂以為節度使（錫名曰全諒）

以李錡（國貞之子）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李齊運受李錡賂數十萬薦之于上故用之錡刻剝以事進奉上由是悅之（錡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所忌憚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上械送錡錡生瘞之遠近聞之不寒而慄錡復欲為自全計增廣兵衆選有力善射者謂之挽彊胡奚雜類謂之蕃落給賜十倍他卒判官盧坦屢諫不悛與幕

條李守約等皆去之李守約勉之子

以韓弘滑州匡城人為宣武節度使

劉全諒卒軍中思劉元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弘將兵識其才鄙勇怯指顧必堪其事先是吴少誠遣使與全諒約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擊許下少誠由是失勢宣武軍自元佐卒凡五作亂弘召倡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是至弘入朝二十一年士卒無一人敢讙呼于城郭者

詔削奪吳少誠官爵令諸道兵討之

諸軍討吳少誠者既無統帥進退不一自潰于小溵水溵亦作㶏水經注汝水別派謂之㶏水東逕征羌城北合小㶏水南流注于大㶏水考征羌故城在今許州郾城縣縣南有沙河下流至陳州府商水縣入于潁即古㶏水也委棄器械資糧皆為少誠所有于是始議置招討使

冬十二月中書令咸寧王渾瑊卒諡曰忠武

瑊性謙謹雖位窮將相無自矜大之色每貢物必躬自閱視受賜如在上前上還自興元雖一州一鎮有

兵者皆務姑息藏每奏事不過胡三省注唐制凡奏事得可者皆過中書門下不過者寢其奏不下也輒私喜曰上不疑我故能以功名終

庚辰十六年春二月以韓全義與辛伍史失其先世爲蔡州招討使

夏五月全義與淮西兵戰于溵南溵水之南也大潰

全義本出神策軍中尉竇文場愛之薦于上使統諸軍討吳少誠十七道兵皆受節度全義素無勇畧既爲大帥每議軍事監軍數十人爭論紛然不決而罷

士卒久屯沮洳之地天暑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

心與淮西戰鋒鏑未交諸軍大潰退保五樓地名在今陳州已而少誠襲擊全義全義大敗走保陳州府商水縣西南

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

建封鎮彭城十餘年軍府稱治病篤累表請代詔以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為行軍司馬勅下建封已卒軍士為變刦建封子愔令知軍府事殺留後及大將數人械繫監軍上聞之以李鄘為宣慰使鄘至召將士宣朝旨諭以禍福脫監軍械使復其位比鄘還愔表求

旌節朝廷不許加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濠節度使使討之前鋒濟淮而敗佑不敢進朝廷不得已除愔團練使後名其軍曰武寧以愔為節度使初建封之疾病也濠州刺史杜兼陰圖代之疾驅至府幕僚李藩曰僕射疾危如此公宜在州防遏來欲何為不速去當奏之兼錯愕徑歸及晁兼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密詔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君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即除秘書郎杜兼字處弘正倫五世孫李藩字叔翰趙州人

秋九月以李元素字太樸密之裔孫為義成貞元元年更號滑亳許節度為義成

軍節度使

義成節度使盧羣字載初范陽人卒賈耽曰凡就軍中除節度使必有愛憎向背喜懼者相半故衆心不安自今願陛下只自朝廷除人庶無他變上以為然故有是命

冬十月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吳少誠引兵還蔡州先是韋皋聞諸軍討少誠無功請以渾瑊賈耽為元帥統諸軍若重煩元老則臣請

溵南之敗全義罪無可解少誠假監軍說奏復受朝命並不由于招徠一任闇豎從中播弄掩

以精銳萬人下巴峽以翦凶逆不然因其請罪而赦之罷兩河諸軍以休息公私亦策之次也若少誠一旦為麾下所殺又當以其官爵授之則是除一少誠生一少誠為患無窮矣賈耽言于上曰賊意亦望恩貸恐須開其生路上然之會少誠致書監軍求昭洗監軍奏之詔赦少誠復其官爵韓全義至長安竇文場為掩其敗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為全義謝無功上曰全義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耶

敗為功德宗信之不疑且曲為表白淮西禍逆實由此釀之

辛巳十七年夏五月壬戌朔日食

以高固本渾瑊僕奴瑊以齊有高固因名之為朔方節度使

朔方節度使楊朝晟卒軍中欲奉寧州刺史劉南金為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命閉門不納衆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軍能用吾言則可衆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衆曰諾乃共詣監軍請奏之衆曰劉君必撓吾事詐稱監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上聞之遣高品唐內

侍省官名薛盈珍往詗軍情盈珍遂以上言命固知軍事

固宿將以寬厚得衆前使忌之置于散地同列多輕

侮之及起為帥一無所報復由是軍中遂安

成德節度使王武俊卒

以其子士真代之

秋九月韋臯大破吐蕃于雅州唐置今為府屬四川

初吐蕃寇鹽州又陷麟州敕臯出兵深入吐蕃以分

其勢臯遣將將兵二萬分出九道破吐蕃于雅州轉

正牙聽政之所假奏事以訟私

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餘級圍維州唐置故城在今四川茂州保縣及昆明城唐縣後沒吐蕃今為鹽源縣屬四川寧遠府明年吐蕃救維州皐擊敗之獲其將論莽熱吐蕃遣論莽熱將兵十萬解維州之圍四川兵據險設伏以待之虜衆大敗擒論莽熱士卒死者大半維州昆明竟不下引兵還遣使獻論莽熱上赦之

冬十月以韋皐為司徒南康王

壬午十八年秋七月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

嘉王諮議高弘本正牙奏事自理逋債詔自今毋得

適廉恥無知實加譴責然於令甲固無預也乃由此遂改舊章矣豈因噎廢食

正牙奏事如有陳奏詣延英門請對議者以為正牙奏事所以達羣情講政事弘本無知黜之可也不當因人而廢事

十九年癸未夏六月以孫榮義為右神策中尉

榮義與右神策中尉楊志廉皆驕縱招權依附者衆宦官之勢益盛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冬十二月以高郢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同平章事

時崔損卒齊抗罷相遂以鄭珣瑜並同平章事

貶韓愈為陽山令漢縣今屬廣東連州

京兆尹李實恃恩驕傲為政暴戾務徵求以給進奉言于上曰今歲雖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輸官優人成輔端為謡嘲之實奏輔端誹謗朝政杖殺之監察御史韓愈言京畿百姓窮困今年稅物徵未得者請俟來年遂坐貶

為人隱過固長者之事若以醞行酒强飲以冀逭人之罪且飲醞亦未必至嘔血廼簡特藉此要結衆心矯情飾僞誘軍士遂陷其術中覦他日之推舉代帥肺肝如揭矣

甲申二十年春正月以任廼簡京兆萬年人為天德軍防禦使

初天德防禦使李景畧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廼簡恐行酒者獲罪彊飲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畧卒遂欲奉以為帥監軍以聞詔從之

秋八月以盧從史其先元魏時盛族後徙籍不常為昭義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李長榮卒上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大將但軍士所附者即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為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

叔文謂太子不宜言外事語似忠愛然其結黨擅政幾致召亂

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言若束草為節度使亦必敬而事之）因固辭兵馬使盧從史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從史請且句當此軍監軍曰此固合聖旨中使因取詔授之從史再拜舞蹈希皓亟回揮同列北面稱賀

九月太子有疾

初翰林待詔王伾（杭州人）善書王叔文（越州山陰人）善碁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自言讀書知治

乃知小人伎倆其始必覘襲公正以自結及其得志營私植黨遂無所不為覘伾文等蹤跡詭秘陰為求速進者標榜而文人之無行者復為羽翼搆煽牢不可破憲宗翻而去之其斷制有足稱者

道太子嘗與諸侍讀論及宮市事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自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耶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外事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伾相依附因言某可為相某可為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朝士有名而求速進者陸淳字伯沖後更名質吳縣人呂溫字和叔渭之子李景儉漢中王瑀之子韓曄滉族子

韓泰（字安平瑗族曾孫）陳諫（史不言何所入）柳宗元（字子厚其先河東人後徙于吳）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等定為死友而凌準（字宗一）程异（字師舉長安人）等又因其黨以進日與遊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及是太子始得風疾瘖不能言

乙酉　二十一年（順宗皇帝永貞元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是為順宗）

正月朔諸王親戚入賀太子獨以疾不能來上涕泣悲歎由是得疾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帝崩倉猝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字從周河東人）等草

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尚未定次公遽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冢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名純太子之子即憲宗不然必大亂絪等從而和之議始定太子知人心憂疑力疾出九仙門內西苑東北角門召見諸軍使京師粗安明日太子即位以失音不能決事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召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入言于忠言稱詔行下外初無知者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

王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于中與相倡和

李師古發兵屯曹州

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節度使李元素密以遺詔示師古師古欲乘國喪噬鄰境乃集將士謂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于汴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

耶元素告急弘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剪棘夷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弘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為之應師古計窮且聞上即位乃罷兵吳少誠以牛皮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弘皆留之曰此于法不得以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貶李實為通州西魏置宋改達州今州隸四川長史實殘暴掊斂及貶市里讙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

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翰林學士伾寢陋吳語上所褻狎而叔文自許微知文義好言

事上以故稍敬之以伾為散騎常侍仍待詔翰林叔文為學士庶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采聽謀議汲汲如狂互相推奬僴然自得以為伊周管葛復出也榮辱進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伾亦尋為翰林學士

大赦罷進奉宫市五坊小兒

先是鹽鐵月進羨餘經入益少五坊小兒張捕鳥雀

于閭里者皆爲暴横以取入錢物至有張羅網于門或張井上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即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或相聚飲于酒肆賣者就索其直多被毆詈或時留蛇一囊爲質賣者求哀乃挈而去上在東宫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

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羣臣以微譴逐者不復敘用至是始得量移追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

而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長史及贄貶吉甫徙刺忠州贄門人以為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深交　李吉甫字洪憲栖筠之子明州唐置今浙江寧波府是

以杜佑為度支等使王叔文為副使

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佑于貞元十八年春同平章事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為副以專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為

以武元衡字伯蒼平一之孫為左庶子叔文之黨多為御史中丞元衡薄之劉禹錫求為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元衡為左庶子侍御史竇群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謁叔文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群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旁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旁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羣素有強直名止之竇羣字丹列京兆金城人

立廣陵王純為皇太子

執誼附權倖進身至為相而諸

上久疾不愈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疾叔文等乃啟上召學士鄭絪等入草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絪不復請書紙為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乃立淳為太子更名純百官睹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叔文獨有憂色誦杜甫字子美襄陽人題諸葛亮祠堂詩以自況聞者哂之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

事不能自主正生一官相罵耳黃裳數言自是誅心之論

詛驚曰丈人甫得一官柰何啟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罵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為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懼而出

陸質即陸淳避太子名改

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

耽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慙赧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叔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

佑鄙心知不可而莫敢言俾食中書固無足責䏮與珣瑜既素負重望目擊姦黨秉政而不能制雖相次歸卧於國事何補范祖禹以知恥許之不可謂篤論

閤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等益無所忌遠近大懼

夏五月以范希朝為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韓泰為行軍司馬

王叔文自知為内外所疾欲奪取官官兵權以自固藉希朝老將使主其名而實以泰專其事人益疑懼

泰有籌畫能決大事為叔文等所倚重

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

叔文為戶部侍郎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日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六月貶羊士諤為寧化尉唐縣令屬福建汀州府

宣化巡官羊士諤以事至長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罪叔文怒欲斬之執誼不可遂貶焉執誼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

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于公議故時時為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負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不之信遂成仇怨

王叔文以母喪去位

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主神策行營邊將各以狀辭中尉宦者始悟兵柄為叔文等所奪乃大怒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未幾以母喪去位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謀起復斬執誼而盡

誅不附己者王伾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相總北軍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叫曰伾中風矣遂輿歸不出

横海軍節度使程懷信卒以其子執恭為留後後賜名權

秋七月太子監國

先是韋臯表請太子監國臯上表曰陛下哀毀成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俟皇躬痊愈復歸春宮又上太子牋曰聖上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

當重任墮素紀綱樹置心腹恐危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政出人主則四方獲安俄而荆南裴均字君齊光庭曾孫河東嚴綬牋表繼至意與皐同中外皆倚以為援至是上亦惡叔文黨俱文珍等因屢請以太子監國上許之

以杜黃裳袁滋同平章事鄭珣瑜高郢罷俱文珍等以黃裳滋皆舊臣故引用之

八月帝傳位于太子自號太上皇貶王伾為開州唐置今四川夔州府開縣是司馬叔文為渝州唐置今四川重慶府是司戶

仟尋病死明年賜叔文死

太子即位是為憲宗

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卻之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寳惟賢嘉禾神芝皆虚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進

西川節度使南康王韋臯卒謚曰忠武

臯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斂豐貢獻以結主恩厚給

賜以撫士卒士卒婚嫁死喪皆供其費以是得久安

其位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府庫既實時寬

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及卒

畫像為土神祀之

夏綏節度使韓全義致仕

全義敗于溵水還不朝覲而去上在藩邸聞而惡之

全義懼乃請入朝杜黃裳直令致仕

罷裴延齡所置庫

遣使宣慰江淮

以鄭餘慶字居業絪從子同平章事

貞元中餘慶為相以比戶部侍郎于頎頔之兄坐貶餘慶與頎素善頎所奏事餘慶多勸行之德宗以為朋比遂貶郴州及上即位復以為同平章事明年夏餘慶罷

始令史官撰日歷劉友益曰日歷之名始見于此

從監修國史韋執誼之請也

貶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為諸州刺史已又貶泰等為諸州司馬

冬十月葬崇陵在西安府涇陽縣嵯峨山

范氏祖禹曰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執政尤多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難而心隕膽破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掊克自古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也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漸矣

十一月祔于太廟

禮儀使杜黃裳等議以為國家法周制太祖猶后稷高祖猶文王太宗猶武王皆不遷高宗在三昭三穆

之外請遷王于西夾室從之

貶韋執誼為崖州司戶

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奄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于貶

十二月以劉闢字太初貞元中進士為西川節度副使韋丹字文明孝寬六世孫為東川節度使

先是韋皐卒劍南支度副使唐六典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使以計軍資糧仗劉闢由支度副使表求旌節尋授為節度副使綱目于闢求旌節即作節度副使誤今依新舊書及通

鑑改正

劉闢自為留後表求節鉞朝廷不許以袁滋為節度使徵闢為給事中闢不受徵阻兵自守滋畏其彊不敢進上怒貶滋吉州刺史又以新嗣位力未能討闢因授闢節度副使諫議大夫韋丹上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鎮東川

以鄭絪同平章事

絪由翰林學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

丙戌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劉闢反命神策行營節度使高崇文出川將兵討之

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梓州推官林蘊力諫闢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于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頸豈汝砥石耶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林氏風俗通曰林放之後蘊字復夢莆田人上欲討闢而重于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黄裳獨曰闢狂戇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

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畧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乃削闢官爵詔崇文與神策行營兵馬使李元奕河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字元明震從祖弟討之時宿將甚衆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崇文時屯長武城注見前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于逆旅折人匕箸者崇文斬以狥劉闢陷梓州執東川節度使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

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

初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未嘗出朝廷之意陛下必欲振舉綱紀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上深以為然下是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啟之也 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為何為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叙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餐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上深然之

三月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徳軍討誅之

韓全義之入朝也以其甥楊惠琳知留後朝廷以將軍李演為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河東節度使嚴綬表請討之遣牙將阿跌代北複姓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後家太原及弟光顔字光遠將兵赴之夏州兵馬使張承金斬惠琳傳首京師光進兄弟在河東皆以勇敢聞後賜姓

李氏

夏四月以高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

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客軍遠鬬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

策試制舉之士

于是元稹字微之河南人獨孤郁字古風及之子白居易字樂天下邽人蕭俛字思謙華之孫沈傳師字子言既濟之子出爲上以稹俛為左右拾遺居易為盩厔尉傳師為校書郎稹上疏論諫職畧曰昔太宗以王珪魏徵為諫官宴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三品以上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諫官就列朝謁而已近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誥命有不便則上封

事耳君臣之際諷諭于未形籌畫于至密尚不能回至尊之盛意況已行之誥令而欲以咫尺之書收之誠亦難矣願陛下時于延英召對使盡所懷須之復上疏曰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諂諛蔽近習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為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為回邪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位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厚賞之故當時言事者惟患不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為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祚今已周歲未見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而況疏遠之臣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以伍文為戒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上頗嘉

納其言時召見之　巡對猶云轉對貞元中令常參官每日引見二人訪以政事謂之巡對後罷焉

以李巽為度支鹽鐵轉運使

杜佑請解鹽鐵舉巽自代自劉晏之後居職者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葬豐陵　在西安府富平縣東北

秋八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

師古卒判官高沐李公度奉師古異母弟師道為節

度副使總軍務久之朝命未下或請出兵掠四境高沭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後

九月堂後主書堂後官也滑渙伏誅

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代宗時始置内樞密使以宦者為之劉光琦相結杜佑鄭絪等皆善視之鄭餘慶與諸相議事渙從旁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相四方賂遺無虚

用兵雖難預度而黄裳策劉闢必敗委任崇文諸所部署機宜悉協是以李唐積弱之後惟憲宗削平諸鎮粗有可觀茲役實為嚆矢

日中書舍人李吉甫言其專恣請去之上命宰相閣中書四門搜掩盡得姦狀賜死籍沒家財凡數十萬

高崇文克成都擒劉闢送京師誅之

先是崇文破鹿頭關在今四川綿州德陽縣北以鹿頭山名連戰皆捷詔征蜀諸軍悉取崇文處分至是崇文復屢敗劉闢河東將阿跌光顏將兵會崇文于行營愆期一日懼誅欲深入自贖軍于鹿頭之西斷其糧道于是綿江即今綿陽河源出綿竹縣下流至漢州入雒江雒江今名石亭江鹿頭諸將皆以城

降崇文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幽州范陽人)追擒之遂入成都屯于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檻闢送京師斬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軍府事一遵韋南康(韋臯封南康王故云)故事從容指撝一境皆平

先是知卬州崔從以書諫闢闢發兵攻之從固守得免韋臯參佐皆素服請罪崇文皆禮而薦之獨謂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未敢奉薦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卬州梁置今隸四川崔從字子乂融曾孫段文昌字墨卿志元元孫

初杜黃裳建議征蜀指

既不就徵又復附陳得失韓愈詩少室山人索價高尺為好名出位之戒

授方畧皆懸合事宜崇文素憚劉澭盧龍節度使濟之弟德宗時舉部歸朝授秦州刺史御軍嚴整蕃戎慑服黃裳使謂崇文曰若無功當以澭相代故能得其死力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闢至長安并族黨悉誅之

徵少室注見前山人李渤字濬之洛陽人為左拾遺渤辭疾不至然朝廷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

冬十月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柳晟河中解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士怨怒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言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邪衆皆拜謝請詣戍所

十一月以吐突承璀吐突代北複姓承璀閩人為左神策中尉

承璀事上于東宮以幹敏得幸

回鶻入貢

始以摩尼偕來摩尼猶中國之僧也其法日晏乃食食葷而不食湩酪回鶻信奉之置寺處之其後往來爲姦十二年遣歸其國

貞元二年春正月司徒杜佑請致仕

上以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議大政

杜黄裳罷爲河中節度使

黄裳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爲賢爲國亦當有廸知忱恂之實舍人筆疏三十餘人豈必悉真幹材吉甫于數月間選用畧盡得人之道固如是乎山公啟事每爲後來虛聲假記觀此益信

吉甫謂中書舍人裴垍（字弘中聞喜人）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

夏四月以范希朝爲朔方靈鹽節度使以右神策鹽州定遠（軍名唐初置故城在今寧夏府新渠縣北）兵隷焉以革舊弊任邊將也（希朝以宿衛出帥以革任用邊將之弊）

李錡反制削官爵屬籍發諸道兵討之鎮海兵馬使張子良執錡送京師伏誅

夏蜀既平藩鎮惕息鎮海節度使李錡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遷行期稱疾請至歲暮武元衡曰錡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窮遂謀反殺留後王澹制削錡官爵遣淮南節度使王鍔統諸道兵討之時常州刺史顏防斬錡將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進討湖州刺史辛秘亦斬錡將趙惟忠　辛秘系出隴西睦州隋置今浙

江嚴川府是餘注俱見前錡遣兵馬使張子良等將兵襲宣州子良等知錡必敗與牙將裴行立同謀夜還趣城執錡械送京師時羣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何賀之有上御興安門引錡面詰之對曰臣初不反張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為元帥子良等謀反何不斬之而入朝錡無以對乃并其子腰斬之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皆淮安靖王之後也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為惡而累之乎又欲誅其兄弟又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也國貞死王事豈可使之不祀乎乃皆流貶　淮安靖王名神通李國貞為絳州行營兵所

有司籍其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字深
之_{字深之}
言錡割剝六州以富其家今以輸上京恐遠
近失望願以賜浙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從之

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節度使

高崇文在蜀朞年謂監軍曰西川為宰相回翔之地
崇文豈敢自安屢上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効
死邊陲故有是命

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洺

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真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擅引兵東出邢洺上召令還從史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語之曰朕與鄭絪議救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于從史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滅族有餘矣然絪從史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曰搢紳之論以絪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前願陛下熟察之上良久曰非

卿言朕幾誤處分上又嘗問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删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羣臣上尊號

以白居易為翰林學士

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詩事流傳禁中上悅之故

有是命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其鳳翔鄜坊邠寧振武涇原銀夏靈鹽河東易定魏博鎮冀范陽滄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于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百四十四萬戶戶稅比天寶四分減三兵給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戊子三年春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

知樞密院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赦詣諸道意欲分其餽遺翰林學士裴垍李絳奏敕使所至煩擾不若但付急遞傳遞馳驛兼程而行上從之光琦稱舊例上曰例是固當從之苟非是何不改中丞盧坦彈奏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赦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内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

信乎上乃命歸所進于有司

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直諫舉人

牛僧孺（字思黯弘七世孫）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字達夫漢太尉震之後）韋貫之（本名純避諱以字行夐八世孫）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于上且言湜翰林學士王涯（字廣津太原人）之甥也涯與裴垍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垍貶貫之巴州刺史涯虢州司馬於陵嶺南節度使

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于藩府劉友益曰唐末黨禍起于此

以裴均為右僕射盧坦為庶子

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御史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僧孺等直言時事而遣斥逐楊於陵等以收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時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臧者也一旦無罪悉疏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忿斥而罪之乎

五月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為陰山兵馬使劉友益曰朱邪之入中國也始此

沙陀勁勇冠諸胡吐蕃每戰沙陀降吐蕃事具前以為前鋒回鶻攻吐蕃取凉州吐蕃疑沙陀貳于回鶻欲遷之河外沙陀懼酋長朱邪盡忠與其子執宜謀復歸唐帥部落三萬而東吐蕃追之轉戰數百合盡忠死部衆亡者大半餘萬人詣靈州降節度使范希朝置之鹽州為市牛羊廣其畜牧善撫之詔置陰山府以執宜

為兵馬使每有征討用之皆捷靈鹽軍益彊

秋七月辛巳朔日食

以盧坦為宣歙觀察使

坦到官值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斗米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淮南節度使王鍔入朝

鍔厚進奉賂宦官求平章事白居易言宰相人臣極

位非清望大功不應授令除鍔則諸鎮皆生冀望與之則典章大壞又不感恩不與則厚薄有殊或生怨望且鍔在鎮百計誅求自入進奉若除宰相藩鎮效之競爲割剝則百姓何以堪之事遂寢

以裴垍同平章事

上雖以李吉甫故罷垍學士然寵信彌厚故未幾復擢爲相嘗謂之曰以太宗元宗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垍亦竭誠輔佐上嘗問

裴垍不徇故人之請是以能識

垍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稅分上供供度支送使送本道留州存留本州三品建中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民輸本色準錢過倍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都省所立之價就實估出物處時價以重斂于民有司于折價則準省價以多取錢于買物則又準時價以多取物是反覆倍征于民也垍奏請一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理州以自給不足然後稅屬州由是江淮稍蘇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垍獨賞之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

拔李絳崔羣裴
貲之裴度李夷
簡諸人洵不愧
知人之鑒惟所
稱他日有盲宰
相憐公不妨得
之此則復成何
語一言以為不
智詎哉

遠謫之垍待之優厚其人來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垍不敢以私害公他日有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垍則必不可

李吉甫罷

吉甫病醫者夜宿其家御史中丞竇羣劾吉甫交通術士上大駭訊之無狀羣坐貶吉甫亦乞免乃出為淮南節度使

邠公杜黃裳卒諡曰宣

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畧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

處外天下嘗所屬意至是卒年七十贈司徒

己丑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

宣慰使鄭敬德等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

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鄭絪罷以李藩同平章事

藩為給事中制敕有不可者即于黃紙後批之吏請

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垍薦藩有

宰相器上以絪循默罷之擢藩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

重之

三月成德節度使王士真卒

子承宗自為留後承宗叔父士則以承宗擅立恐禍及宗興慕容劉栖楚俱自歸京師

詔以士則為神策大將軍劉栖楚鎮州人

閏月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絶進奉禁掠賣

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横歛以充進奉南方多掠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絶上悉從之

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于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于事

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

魏徵元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于人平盧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敕有司以官錢贖還上乃出内庫二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立鄧王寧為皇太子

李絳等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儲闈未立非所以承宗
廟重社稷也故有是命
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于頔入朝均節度山南東道進銀器
均有中人之助于德音後首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
白居易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之上遽命出付
度支尋密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
有訪問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起復盧從史為金吾大將軍

上欲兼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興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垍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有功于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不決

上以問諸學士李絳曰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以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雖有勸成之請亦非誠意若所除之人得入彼則自以為功若不得入興師致討彼又復潛相交結按兵玩寇進退獲利而勞費之病咸歸國家且今江淮大水公私困竭軍旅之事恐未可輕議也

中尉吐突承璀欲奪垍權自請將兵討之時昭義節度使盧從史遭父喪

朝廷久未起復遣喪在軍不解職亦未奉命起復從史懼因承璀進說請以本軍討承宗詔起復金吾大將軍

吐蕃請和許之

六月以范希朝為河東節度使

朝議以沙陀在靈武廹近吐蕃慮其反覆命悉從希朝詣河東希朝選其驍騎號沙陀軍處其餘衆於定襄川唐定襄縣之川也在今大同府大同縣西北於是朱邪執宜始保神武川後魏故神武郡之川也在今寧武府神池縣東北之黄花堆在今大同府山陰縣

北一名黄瓜堆

毀安國寺碑樓

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奉立聖德碑先搆樓請勅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敘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邪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折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

東漢以來風教不古獨重舉主之誼以致門生故吏圖報私恩視國事如弁髦甚乖公爾忘私之義楊憑以貪僞為中丞所劾豈復足塡縣尉之選乃猶已錯非方徐晦受其知奬平日不聞

牛曳之乃倒

秋七月貶楊憑字虚受弘農人為臨賀漢縣今廣西平樂府賀縣是尉

中丞李夷簡字易之鄭王元懿四世孫彈京兆尹楊憑貪汚僭侈貶臨賀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字載之丹徒人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君知奬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歎稱之于朝後數日李夷簡奏晦

規諷之效臨時徒精一送自博名高偽然大言不慚無所忌憚他日黨牛怨李致覆餗而不恤非此等不知政體者階之厲歟

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九月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薛昌朝嵩之子為保信軍節度使領德棣二州承宗襲昌朝執之以歸

上審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使輸二稅請官吏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已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復為鄰道搆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

私諭承宗令其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病若其物故又如成德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何如對曰羣臣見取蜀取吳易于反掌故諂躁之徒爭獻策畫勸開河北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竊以為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隣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河北則不然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嫗之恩不知君臣逆順之理隣道各為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萬一或相表裏兵連禍結戎狄乘間內侵其為憂患可勝道哉濟及季安物故之際若有隙可乘當臨事圖之于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誠病甚絳等因言少

誠病必不起淮西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通朝廷命帥令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故臣願捨恒冀難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州有釁勢可興師南北俱興財用不贍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威兩廢不如早賜處分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京兆少尹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為成德軍節度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昌朝王氏壻故就用之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垍家明旦乃

入見上怒甚欲貶之李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隣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況堉武久處朝廷諳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讒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以許孟容字公範長安人爲京兆尹

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曰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于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

以郭李為將而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則中使制肘之明驗乃覆轍不戒復以承璀頤之觀杜黄裳請撤監軍而崇文得成其功裴度奏罷中使監陳而愬與

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慄

冬十月削奪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等使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承宗不奉詔制削奪其官爵以吐突承璀為神策河中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軍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疏諫畧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已非令典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璀乃制將又統諸軍招討使則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

光顏得奮其勇可為千古炯鑒

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恥受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且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朝乎

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穆質懷州河內人右補闕獨孤郁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良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跖蹻為廉良拂意則毀龔黃為貪暴惟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

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上不能用

十一月吳少誠死牙將吳少陽（滄州清池人）自為彰義軍留後

先是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出入如至親少誠病少陽殺其子自攝副使知軍州事及少誠死少陽遂自為留後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少陽明年三月遂以少陽為淮西留後（尋授節度使）

（庚寅）五年春正月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

先是幽州牙將譚忠（絳人）使于魏時田季安方舉其

徒謀出兵以拒吐突承璀忠聞之往說季安

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忠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令服于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于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遺趙書使解陴障遺魏一城特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

季安善其言遂與

趙陰計得其堂陽漢縣宋省故城在今冀州武邑縣已而忠歸幽州復激劉濟使伐趙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柰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于趙人惡聲徒嘈嘈于天下耳請君孰思之濟曰吾知之矣時諸軍皆未進濟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臨以徇乃

自將兵七萬獨出擊趙拔饒陽束鹿注俱見前于是諸軍皆會于定州及是承璀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大將軍酈定進戰死軍中奪氣河北用兵久無功會上以吳少陽為淮西留後白居易言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承璀未嘗苦戰已失大將遷延進退久未有功師道李安元不可保察其情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觀此事勢速須罷兵若復遷延所費滋多且河北諸將見吳少陽已受制命必引事例輕重請雪承宗章表繼來義無不許如此則是與奪皆由隣道恩信不出朝廷此臣所為陛下痛惜者也況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饑渴疲勞疾疫暴露一有奔潰諸軍必搖西戎北虜承虛入寇兵連禍生何事不有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臣所為陛下深憂者也不聽

宦寺强横不加罪懲朝官受辱轉見貶黜可謂倒行逆施胡寅惟以憲宗不能長育人才致微之一經折挫不克固守為惜亦不揣本而齊末矣

貶元稹為江陵士曹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在今同州府華陰縣西）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貶之李絳崔羣（字敦詩武城人）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人無敢言者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有大

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吐突承璀誘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爲重胤（字保君承玼之子）爲河陽節度使

盧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垍引與語爲言君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垍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款要垍言于上曰從史必爲亂今與承璀對營而不設備失今

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以歲月平也上許之承璀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為昭義帥李絳以為不可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驩州司馬

秋七月制雪王承宗復其官爵加劉濟中書令

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

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亦數上表請雪之白居易復奏罷兵于是制先雪承宗復以德棣二州與之悉罷諸道行營加劉濟中書令

瀛州刺史劉總弑其父濟及其兄緄

濟之討王承宗也長子緄為副大使掌留務河北三鎮相承各置副大使以嫡長為之父沒則代領軍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刺史濟有疾總與判官張玘謀使人從長安來曰朝廷以相公逗遛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濟怒追緄詣

行營總因進毒殺濟緄至又殺之遂領軍務

九月罷吐突承璀爲軍器使

裴垍言于上曰承璀首唱用兵疲弊天下卒無成功

陛下縱以舊恩不加顯戮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

乎李絳奏曰陛下不責承璀他日復有敗軍之將何

以處之若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釋之則誰

不保身而玩寇乎上卽罷承璀中尉中外相賀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寛大而興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冬十月以任廸簡為義武節度使張茂昭為河中節度使初義武節度使張茂昭請除代河北諸鎮互遣入說止之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任廸簡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簿書管鑰授之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于汚俗茂昭既去都虞候楊伯玉張佐元相繼作亂將士共殺之奉廸簡主軍務時府庫

罄竭閭閻亦空廸簡無以犒士乃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居戟門下經月士卒感之共請還府然後得安上聞之命以綾絹十萬賜易定將士授廸簡節鉞徙茂昭鎮河中

十一月以王鍔為河東節度使

上左右受鍔厚賂多稱譽之上命鍔兼平章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今鍔既無忠勲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

止
鍔有吏才工于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河北耗散甚衆鍔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鍔平章事李絳諫曰鍔在太原雖頗著績效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後世何乃止

裴垍罷爲兵部尚書

垍得風疾上甚悼惜之

十二月以李絳爲中書舍人

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踰月不見學士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爲自計則得矣如陛

下何陛下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也上遂召對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上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

辭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綸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政令不及兩河河湟淪于北敵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儉薄多藏何用邪

辛卯六年春正月以李吉甫同平章事

吉甫自淮南召還復以前官秉政上尊任之

二月李藩罷為太子詹事

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詔授吴少陽淮西節度吉甫既見上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進中使假印節與吴

少陽臣為陛下恨之上色變翼日罷藩為太子詹事

上嘗與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在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以李絳為戶部侍郎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以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上問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

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

也上喜其直益重之

夏四月以盧坦判度支

或告泗州刺史薛謇有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遣之使品官（內侍省官）劉泰昕按其事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乃召泰昕還

五月以李惟簡（范陽人）為鳳翔節度使

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規少利起事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豐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六月詔有司省吏員併州縣減仕塗均俸給

李吉甫奏中原宿兵見在八十餘萬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内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

萬員天下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僖制一品月俸三十緡職田祿米不過千斛艱難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大歷中權臣月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常衮始立限約李泌稍復增加然有名存職廢或額去俸存閒劇之閒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請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塗定俸給之數于是詔段平仲字秉庸武威人韋貫之許孟容李絳同詳定省併八百八員諸色流外千七百餘人

復讐之義在列國分爭時法紀不立仇讐相尋不得不激爲此論若承平之世以里閈細民悍然自抗王章豈可爲訓韓愈所議判律令經議爲兩端其流弊適足爲奸民藉口且向嘗明著其說讀史者不可不知

秋九月梁悅報讐殺人杖而流之

富平此唐所置富平縣也今屬西安府漢故縣在今寧夏府靈州人梁悅報父讐殺秦杲自詣縣請罪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讐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依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故聖人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

憲宗以監軍為罪人示貶之職所為罰不敢專且猶自矜為能斷則其平昔中于閹豎之蠱或

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于是杖悅一百流循州隋置今廣東惠州府是

冬十一月弓箭庫使劉希光伏誅以吐突承璀為淮南監軍

希光受羽林大將軍孫璹錢二萬緡為求方鎮事覺賜死事連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璀出為淮南監軍上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入不意陛下遽能如

深矣李絳尚稱能直言匡正者所對亦若得之望外其視孔戣顯劾奸邪轉遜一籌矣

是上曰此家奴耳鄉以其驅使之人故假以私恩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知上于承璀恩顧未衰乃投匭上疏稱承璀有功布光無罪知匭使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詔貶涉峽州司倉李涉渤之兄弟戣字君嚴巢父從子峽州注見前

十二月以李絳同平章事

李吉甫復相多修舊怨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迎逢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于上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上御延英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絳曰漢文帝

時兵未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強鄰侵犯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庫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今日豈得專歸咎于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責而遽止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強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于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謂之曰豈朕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吉甫又嘗言于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

不可偏廢今恩澤已深而威刑未振中外解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者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太子寧卒

大稔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值二錢者

壬辰 七年春正月以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

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吉甫欲自托于承璀擢義方為京兆尹李絳惡而出之義方入謝因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以為京兆少尹故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上以詰絳曰人于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情于何有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遂趣義方之官

夏四月以崔羣為中書舍人

上嘉翰林學士崔羣讜直命學士自今奏事必取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奉詔

五月詔蠲淮浙租賦

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何如李絳對曰臣按淮浙諸

道奏狀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而妄言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當亟救之豈可復疑之邪因命速蠲其稅上嘗與宰相論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與處者獨宫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秋七月立遂王恒為皇太子即穆宗

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

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召牙内兵馬使田興（興字安道廷玠之子）為都知兵馬使（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為收衆心欲殺不果）未幾季安卒（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為然絳曰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何足煩天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隣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上曰善）

冬十月魏博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興為節度使

尋賜名
弘正

田懷諫幼弱軍政皆决于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于外自田承嗣據魏博至懷諫凡四世四十九年監軍以聞上亟召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

絳曰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勑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于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除興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

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字中立聞喜人）宣慰魏博

李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

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内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為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収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悦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欲為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宣慰

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懽聲如雷成德兖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强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徧行所部宣布朝命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閒說多方興終不聽李師道使人謂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其族又首變兩河事亦公之所惡也我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行事耳若兵北渡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師道懼不敢動

置振武乾元初置振武軍領麟勝二州地在今陜西葭州神木縣 天德注見前 營田

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命度支使盧坦經度四年之間開田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吐蕃寇涇州

吐蕃數入寇上患之李絳言京西京北始置神策鎮兵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今則鮮衣

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及得報虜去遠矣縱有果鋭之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相制相視如平交左右前郤莫肯用命請據所在之地割隸本鎮使號令齊一則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不知舊事如此當亟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為宦官所沮而止